











宗伯集卷之三

北海馮

琦用韞著

晉江李廷機爾張校

門人莊天合

李騰芳全輯

記

臨朐令荆公德政碑記

自古稱去後思者無如汜鄉侯何武武在漢史中摘  
發不及廣漢治辦不如敞所居無赫赫名當其既久



摘發治辦者皆與其人俱往而武獨見思蓋世所稱赫赫者能使令必行禁必止不能使人思能使人思者必其不為赫赫者也譬之飄風驟雨挾怒霆而下非不震蕩一時然入地僅膚寸而止震蕩之過或遂有所摧折若夫不鳴條不破塊優渥霑足物受其滋以華以實而不知所以然蓋吏道亦猶此矣荆公治敝邑五年其善政如墾荒蕪撫流移清編審平徵收省勾攝雪冤獄清丈量積儲侍興學校表貞烈未能更僕數然大畧立法務簡持法務平即窮鄉幽壑欲

陳說疾苦者皆得詣令無所隔閼故朝所厝注暮及百姓於公始至驩然道之已習而安之既去而悵然思念之更十餘年如一日也以質之汜鄉侯復何愧耶蓋今天下側目重足之所患苦者獨在赫赫吏耳彼日凜凜烏恐其名譽不彰官不達取數事條次之謫納其說以合上官而又刻期以責其效慘礪以速其辦何暇為百姓計久遠故庭中稱治野則否上官稱賢民則否當官稱惠去則否世所稱赫赫者大都若此矣守令職在牧養法當如慈父母於嬰兒安得所



謂赫赫者而稱之荆公當去之日如始至之日既去之日逾於在之日於世所稱赫赫者蓋能為之而能不為也史稱何武仁厚至其為刺史行部中屬吏有罪又應時舉奏故當為郡吏議者以為有宰相器公自為令為御史治邑按部皆與武一轍而其器深廣萬頃不撓亦復似之蓋士必安疑如山濤泓如淵然後足以享盛名而載重任若夫輕見其奇一覽都巷即赫赫無足數也夫赫赫為政者怨府也赫赫為名者毀媒也惟寬大長者乃可以久如公者真其人哉

予故列次其行事以附于漢循吏之後而併以誠夫

世之為赫赫者

**篇意**

循吏在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世之求赫赫名者非循吏也漢時詔云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正是此意

**釋義**

汜鄉侯

漢汜鄉侯何武為郡吏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歸遺金記

博野徐氏自光州靈丘兩公而著至三白公而大至  
 太史君而遠稱世家矣蓋本其先處士公云處士公  
 過蠡邑或遺金邸舍公得之立而須其人至暮處無  
 求者明日復就其所則主人以亡金者訟掠不勝楚  
 公盡以金還之立出主人主人叩頭謝微公者無死  
 所矣嘗自灌園客有負囊蒞於園樹之陰已索泉飲  
 之竟遺其囊去去二十里許號而反曰吾所囊輸官  
 金三百也不自意亡當即亡吾亦復亡吾家則柰何



公復金還之客大喜過望割其半謝公公竟辭不受  
客再拜籲天而祝公願公世有賢子孫博野令朱君  
扁其堂曰貽穀而道路過者指其井曰此故徐公歸  
遺金處也於是公子孫識以碑而屬予記之余惟世  
之降也天下智盡能索以競錐刀之末其惟侷儻好  
義之倫乃能絕甘捐利而好行其德然為德易耳而  
無以為德難于之門王之堂是為德者也吾自為德  
則何靳以責報於天為當公歸遺金時豈復為子孫  
計知其後奕世顯庸哉人有金而人失之而吾以還

之還之而一無所取也其不責報於人者也其不責  
報於天明甚此其為德而無以為德吾以為近道矣  
蓋嘗論之俛而得之保而有之皆寄也譬之蕉鹿夢  
烏失者與得者皆幻也萬態之交相代也不有失也  
吾何以得不有毀也吾何以成天下熙熙攘攘以相  
競者皆遺金之類也充公歸遺金之義即無所往不  
為寄也余與公孫太史游最久太史好神仙自以為  
得之可立致去富貴如敝屣耳自為太史供奉潞邸  
十三年甫擢參藩而遽投劾以去彼以為官者倏然



往倏然來而已不足以羈達人之跡嗟乎太史於道  
其有合耶蓋亦其祖之風烈也

**篇意**

徐公為德而不以為德視  
得與失皆寄也進乎道矣

**釋義** 蕉鹿夢

列子○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擊而  
斃之恐人見之也藏諸隍中覆之以蕉

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傍  
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薪者不厭失鹿  
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棄旦案所夢  
而夢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  
真得鹿安謂之夢真夢得鹿夢謂之實  
彼其取若鹿而與若爭鹿請二分之

遊冶原記

冶水出冶官祠下注於湖疏為河以入洱水湖曰龍  
灣當海浮山下相傳為歐冶子鑄劍池澄泓見底可  
舟可泳泉自湖底仰而上浮如貫珠勻圓萬顆水烟  
奄靄細如薄霧水升降與海潮汐相應其南有潭絕  
深作蔚藍色投之以物不沉湖可三畝樹環之自湖  
堤以壯皆滙泉為池竹環之泉分道下注非絲非竹  
環佩璆然陂池相屬不知而入者不能出地可以忘  
暑游客不假河朔之飲霜雪落木葉脫竹亭亭獨秀



下與水行相映亦復不知有冬凡湖中泉以萬計湖  
外泉以百計樹以千計竹以萬億計魚游於湖鳥飛  
且宿竹樹間者不可得而計亭凡四堂凡二樓凡一  
池凡七橋凡十主人凡五余清漪亭主也歲月不時  
至乃反如客而諸叔居水上者獨為主主人喜時花  
養魚鳥所居成趣讀古人詩時時舉其辭亦頗愛客  
客至迭召而飲食之余至即不敢當客顧諸叔實為  
主飲而散宿於清漪亭余乃為主余既去亭為主異  
日亭敞山水為主蓋自酈道元稱熏冶泉之勝著於

水經數百年而劉槩居之又數百年而海浮叔祖居  
之割十之一易地於沈氏沈氏以歸余若循其始則  
爽鳩氏之樂也吾何客主之有余自得請凡四至最  
後秋九月與弟季韞宿於亭客既去興復不盡寺  
鐘初歇山月半吐微雲點綴乍晦乍明乘月度小橋  
至山下且行且止且相與語經治官祠聽泉聲如沸  
清冷徹骨益復不寐邀謝君對奕三勝之聞門外蕭  
蕭刀刀以為雨也得無妨明日游乎出而視之微風  
入而竹鳴乃就寢而次日遊於仰天



釋義爽鳩氏齊景公與晏子遊而樂嘆曰使古人而無死其樂何如晏子對曰昔爽鳩氏有此地若古人而無死則爽鳩氏之樂也君何有焉

仰天寺記

自冶原將遊仰天寺小憇五井歷八岐山度嶺而北折路狹不容車暗若濛谷出白羊口始豁然開朗人家依山足結茅茨或在山半林木翳然霜葉已酣忽復疑見桃源兩山夾道如長城石溝河出其下馬首西指望峯巒頃刻異狀屏者几者爐者盃者冠者髻者耳者手者駢枝指者其嶺率微俯微僂左右列而拱揖有十道人峯巨石如人狀一人坐九人離立久望不能別其非人因嘆造物為是區區者也亦大傷



巧矣山行三十餘里始至寺日已暝宿僧舍晨起禮佛佛殿凡六楹泉出階下甚清冽僧斲以為池其後為佛光巖壁立數百仞如蓮花多寶座上吐白毫光故名佛光松栢覆其上遠望如懸羅迫而視之如齊耳虬枝蒼榦皆數百年物鳥決起而飛僅及山半如畫屏風上倏而易其處循仄徑至北巖下入小洞折而東乃有路達觀音洞攀欄楯以登謁大士像有石大如掌光可以鑑山中屋宇林樹人往來歷歷皆可指即不知雪山石鏡有此否稍東為文殊殿從殿

後有徑達山背為水簾洞洞口石乳垂垂欲滴有泉自洞中出濺綠苔白石上注於壑即石溝河之源也還至佛光巖下循仄徑而南為羅漢洞一名太祖洞太祖者僧所祖也而野人訛為菽祖附會以俚語或遂形為詩章刻石上為山靈所笑洞絕奇邃廣數尺深百餘尺有竅出其上可以望天僧吹笙客以洞蕭倚而和之洞中嫋嫋不了其南為黑龍淵窅然而深以石投之良久始砰嗑有聲石壁上書游客名字記歲月如崇寧宣和大觀字甚工今亦不知為誰何對



之頗有峴山之感邑既僻在海上山又去邑遠文人  
 韻士少游歷者蔓草中得完顏氏斷碑寂寞數語遂  
 作韓陵處空谷者見似人而喜矣大畧仰天冷湖山  
 水足稱兩絕山上松與水邊竹亦畧相當微恨殿前  
 水不外流海浮山不奇峭耳此即造物不能使兩盈  
 虧若有靳惜者然各有獨至居然自勝豈必爭流競  
 乃稱應接不暇也觀已復至白羊口經釣魚臺取  
 道逢山下以歸逢山屹立巨嶂如錦川石青蒼五色  
 上映天碧石紋隱隱如門狀逶迤而東皆如瑣窓重

閣不知述征記所稱石鼓石人今猶在否會日暮不  
 復能登陟悵然以其游為未足尚以俟諸異日甲午  
 九月廿一日馮其記同游者余叔觀海公弟季韞敷  
 蕭謝高兩茂才也

釋義峴山之感

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遠望多矣皆湮

滅無聞使人悲傷



新設汾州府碑記

萬曆二十年某月某日山西撫臣允貞上言汾稱州  
所從來久然於地實不便州有兩藩邸子孫以千百  
或乘勢鬻小民持吏短長州吏權輕不足示彈壓不  
便一其地商賈走集民物浩穰俗用奢靡相高訟獄  
滋煩凡大獄經道府始決往返論報數百里疲於奔  
命不便二邑於州名為屬實有輕州吏心州亦不能  
自持其體撫按有所咨問皆署其考上上晉中直隸  
州凡四諸錢穀法當互稽覈而參佐瑣尾不足稱任



使不便三汾與永寧近當路塞石州之變岌岌震於  
隣故汾設守備有警移住永寧永寧隸冀寧道汾州  
隸冀南道兩地故多盜事發相諉不便四臣竊視其  
山川形勢與人物畜產名雖州其實郡也臣請遂建  
為郡設附郭邑而割太原之永寧寧鄉臨平陽之靈  
石沁沁源武鄉皆隸之臣謹與督臣按臣議皆以為  
便昧死以聞制下部議戶部尚書臣俊民議曰汾州  
在先朝數議改郡迄無肯任之者撫臣允貞擔荷  
甚力汾隔永寧踰黃河接延安榆林屹然為扞蔽於

西陲臣俊民晉人任其議必可行也請遂改汾州為  
郡設附郭邑及割諸州邑屬之皆如撫臣章制曰可  
名府曰汾縣曰汾陽乃設官郡守及貳倅理各一人  
縣令丞簿尉各一人乃建學宮設博士廣諸弟子員  
乃建長盈倉乃建府治自堂序及退居凡四百十楹  
改故州治為汾陽縣治乃擇良二千石視事與百姓  
更始擇良監司檢察非法董治之於是藩邸約束諸  
王孫凜凜奉法諸州邑凡民有訟獄皆就其郡取決  
上下相維民是以和內拱偏關外聯絡塞上稱重鎮



焉計後先費金八千二百有奇金取諸權稅力取諸  
 薪粢一錢一役勿以煩民凡八閱月而竣始終皆中  
 丞魏公為政云既告成事魏公請歸養疏三上 上  
 不許而會廷中見推擇為廷尉為少司寇疏皆留中  
 不報上若曰今為天下計久遠謀事見本末不以險  
 易易慮無如魏中丞中丞經畫塞上拊循吏民方有  
 緒若始之若終之事事其有成績若建茲郡也嗚呼  
 上意深遠矣是役也始與中丞合詞以請者制府尚  
 書蕭公御史劉公時公黃公也咨議則布政使萬公

房公叅政竄公薛公經理則叅政麻公汾州守盧公  
 而太原同知武君汾州同知 君通判 君推官劉  
 君皆與有勞焉法得並書史臣某既記其事為之詞  
 曰惟晉之雄被山帶河厥河惟汾泃泃泃泃泃泃泃  
 城控其上游或郡或州亦有建侯建侯維藩鬱彼椒  
 聊或饑而枵或盈且驕惟汾之民士女如雲鞠鞠殷  
 殷訟滋而勞自石之戕烽火相望民用震驚乃飭乃  
 兵乃治乃城崇墉巖巖乃增其郭百雉連連中丞來  
 宣原隰膺膺疏請於朝易州而府於藩於臬爾謀既



同既同爾謀荒度爾工乃室乃堂乃庾乃倉乃立泮  
宮多士思皇乃劃疆土錯壤而理如臂于指則惟所  
使言察其屬以莫不肅如車有輻皆共一轂匪劬匪  
勞有此安宅總總下民靡不手額在昔疆宗恣其武  
健今且斂手奉天之憲在昔質成千里而赴其在於  
今不離畦步昔議為郡屢議屢格豈期今日乃言  
績嗟彼宦遊再歲而遷誰以歲月計千百年誰其  
之惟魏中丞永利是營大猷是經經之營之中丞之  
謀匪中丞謀 天子之休羣山壯走大河西來于萬

斯年惟保障哉

釋義薪粢

漢法徒役者給宗廟鬼薪擇粢鬼薪供祭  
祀用也粢白米也



矩室記

矩室者右侍郎退食處也在端揆堂之右室凡四楹  
縱長而橫狹歲已亥余領是官增一擔壯其戶而割  
室中四分之一以益之中析而六室正方矣名之曰  
矩室語曰臣執方矩者方也凡規後矩生故絜矩絜  
矩者有矩而後可絜也窓凡二可以南可以北南牖  
宜寒北牖宜暑歐陽永叔所稱曝茅簷之冬日披竹  
簾之暑風此地實兼得之當其自公多暇穆若無營  
披襟解帶流覽圖史亦復與古人何遠惟是時事漸



異推擇多不報欲言不入欲默不忍則無寧抽矢敢  
 納諸房而磨礪以須也顧安所得當而稱自牖仰視  
 椽桷俯視階塗以斯為媿耳室外編竹為籬斷木為  
 屏庭中花樹作曲欄護之對之蕭然足稱吏隱紫藤  
 二株吳文定手植也蟄龍怒虬夭矯相攫殆百餘年  
 物二栢樹不知所由植即未必棟隆之用亦自楚楚  
 可憐藤與栢古色足相參而曲直不同體不宜並立  
 於此李文饒有言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小人如藤  
 蘿非附物則不能起欲以鏡流品別貞邪或有取於

是後之來居是室者宜廣此意以養佐其長不附人  
 亦不為人所附謾謾勁風其有以自立也有區別無  
 已甚彼藤蘿者自榮自瘁因物以付而我無心焉是  
 即所謂矩矣

釋義抽矢敢納諸房

敢音鄒房所  
以藏矢者

磨礪以須

左傳磨礪以須

王入吾及將斬美  
謂將正直以諫也

李文饒

唐李德裕謾起也



紀別

癸巳春泰亨以中丞飭江防視樓船下瀨之師戒行甚亟過余言別語次相識也泰亨之言曰子家宦於朝四世矣士大夫中稱世講者十人而四同鄉曲及宅所往還者十人而六凡詞臣多賓客有稱譽皆敗道也愛為憎而譽為毀端子其戒之余再拜受教余為文贈泰亨者再夫嘗不規泰亨泰亨與余別者三聞藥石之言一而已始知泰亨知我愛我而且恨其不早相告語至臨別始發也往時世用敬承畧及此



意而不如泰亨之直切余與諸兄弟別未嘗不求益  
得一語未嘗不日夕戒也及其漸遠漸忘又復浸尋  
漸漬不自覺坐無勇與無恒耳一切世緣膠膠擾擾  
擾則不斷斷即無擾我能不驚誰則質之我能不迎  
誰則就之非能使人保汝而不能使人無保汝也沉  
冥吏隱彼為何人塵容俗狀此為何事遠輸古人近  
愧良友夫多言而數當不如其寡也數動而數有益  
不如其無損也有譽無毀不如毀譽兩忘有是非非  
不如避而出是非外也凡天下事嘗苦多精神嘗苦

少以日少當日多未有不為身害者即不獨應酬一  
事多記損心多語傷氣形太用則勞神太用則竭夫  
惟清心省事可以自保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請日  
三復於茲言

釋義樓船漢有樓船將軍非能使人保汝莊子○



尹孺人傳

尹孺人者御史中丞孫公配也中丞公娶于李再娶于葛俱早世乃諧孺人孺人父煌母柳氏歸中丞公時生十有七年矣端重閑內則性至孝事舅姑皆得其歡太夫人嚴正持家政甚肅孺人以和婉承之每食必躬修具以進祝太夫人加匕箸則色喜衣微垢躬前濯而進之太夫人善病飲藥必先嘗之母家必稟命不踰宿而返曰不忍姑獨在堂也太夫人所親愛亦親愛之色有所欲與即推以與之太夫人左右



侍者未嘗不接以溫詞即僕婢有不善未嘗當太夫人前有諍語曰有姑在吾不敢專也自母家返必拜于庭太夫人意有所不可必長跽受訓詞孺人一日不侍側則太夫人不歡中丞公自為大行侍御及今官官長安者十五年孺人常留侍太夫人中丞公居嘗不勝翮離陟屺之感每奉使過里中依依膝下不能去太夫人不謂善也曰孰有食君之祿而晏然里舍者乎促孺人與中丞公俱行至京邸孺人必先返返必囑其媵曰吾不能一日離姑以是違夫子如皆

返則孰執中櫛以從如皆行也夫于養者吾獨歸耳汝留善事夫子蓋孺人三入京邸而三返最後遂不復出太夫人病甚孺人食不甘衣不解帶者浹旬既沒而哀毀踰禮若將以身從之居再暮而卒蓋猶以痛太夫人瘠而死也孺人善居室喜施予其於族黨周給尤厚宗人待以舉火者數十家兄弟貧不能自立孺人斥簪珥給耕具代輸官租稅曰我實有兄弟忍使向他人求活耶嘗買二僕其父業受直持之而泣孺人曰使我得僕而使人父子相失



不忍為也即以還之亦不取直其仁心為質皆此類  
每與中丞公語通曉大義中丞公未嘗不稱善中丞  
公立朝按部聲績卓然孺人內助居多孺人既卒中  
丞公誓不復娶論次其事屬余為傳余蓋讀史而有  
感於鮑女宗之事也鮑蘇仕衛而女宗留事姑其言  
曰婦力執麻桑治繭絲以事夫子潔酒醴羞饋食以  
事舅姑豈以專夫室之愛為善哉世之紛紛也人已  
寵辱相形也惡其使余往也又惡人有余之功夫必  
將自有之則何適不如乎若夫以身事姑以人事夫

于視人之有如已有之士大夫克斯志也政事立議  
論省朝廷靜矣余故傳之以附于古上臣之義

釋義

淵

音煎

鮑

詩經

見前

鮑

鮑

鮑

鮑



郭趙州傳

郭之先蓋六安人始祖諱用者從

高皇帝渡江有

功彭蠡之戰

帝馬中流矢以所乘馬掖

帝以升

帝解所佩弓韜賜之拜昭信校尉已而分隸楚王遂

就武昌家烏允數世皆以朴茂長厚至老死不遷業

其習為儒自趙州始趙諱某字子德少而開敏有識

度昂上而豐下喜讀書後塾師遊家貧不能具胾脯

師約同舍生以暮夜講經公無與烏公入舍取所誦

書見一燈熒熒師儼然坐為同舍生陳說甚悉皆向



所未嘗聞者嘆曰傷哉貧也師乃不以我為弟子則  
潛而出旦日辭歸悉橐中市書伏而讀之無何補博  
士弟子時關中三石喬公得公文大竒之時時召與  
語楚諸生乃更向慕公去其師從公遊公曰吾以貧  
棄於師不能復棄諸弟子諸弟子卒多為聞人已酉  
舉於鄉再上春官不第乃謁選得河南杞縣學博抵  
官之明日而師五之難作自歸德一晝夜破考城柘  
城違杞三十里而軍邑令某股栗欲遁去公正色曰  
公受專城臨難而棄之謂王命何即為令畫城守事

甚具令曰然則修城乎公曰烏有去賊三十里而始  
委土者乎令富人出木板補城隙處而登陴焉令壯  
士手劔當門曰有不一意固守而敢竄逸者斬以徇  
賊偵知有備遷延引去城竟以全御史列上其狀銓  
部李公擬非次擢之而會李構難事遂已遷四川威  
遠令以母憂去官服闋補廬之舒城公精察有幹畧  
自操三尺無所事吏胥諸椽數十人欲困公則相率  
投牒去六曹盡空公踞坐笑曰若屬盡欲高尚甚善  
令何忍不相成趣召諸史署事諸椽度無柰何則因



丞簿囚服謝罪公曰我固知諸掾偽也各以次受笞竟三歲不敢為奸一儒生計傾其兄其父加懲焉則糾諸儒生闕於堂公曰弟訟兄子抗父朋友不相責而相助為不善朝廷建此堂何為者也諸儒生長跪謝不敢復譁時民間苦養馬一歲責一駒奸民以藥飼馬馬速肥已而遽瘠以斃又非行賄不得收公乃白御史是不獨苦民且苦馬不如勿養馬而以其費輸官便御史聞於朝著為令於是江北諸州縣不復苦養馬矣景藩之國諸大吏徵屬邑金為供帳民大

擾屬邑或緣以為利公僅約歲中贖贖以應坐是失上官旨已而有詔覈因景藩為利者大半得罪去而公乃以不擾薦云舒故無城會有倭警公始營為城令笞罪以下皆得以磚贖磚積如丘積灰積穀皆不煩民而辦城且成而會有趙州之擢趙人習驍悍挾騎射白晝掠殺人公下車即申法令定約束周道為長垣以備群盜出入與非常孔道有墻自公始治郡九月用前令舒城時中忌者修郤罷官以歸公舉兩丈夫子曰某某居常教其子以砥礪節行為務曰



吾束髮自修以不能調敗官然士固有志終不欲爾  
微巧為遇合正以成吾志耳長君以戊子偕計吏詣  
公車次君為太史聲名出一時詞臣之右二子皆在  
輦轂下公忽貽書曰釋氏謂身不淨無不壞理我既  
生且老何嫌病且死乎為兩君處道里費手自緘識  
寄之端坐以瞑得年七十有一家世子女具誌狀中  
太史氏口語云天下無害無所施才信然哉 肅皇  
帝時天下不無事矣郭公以被官用一時決策當方  
張之寇其為令君守治城垣皆不煩官帑為百姓計

久遠假令當一隊一面其功伐可勝道哉今天下所  
憂與 肅皇帝時正等虜以形倭以聲而士大夫已  
凜凜嗟乎安得如公數百輩置天下郡縣有之即又  
恐終以郡縣老悲夫



王襄毅公像贊

惟岳降神我公奮跡大畧淵回英安山之籌策惟惺  
勛勩疆場名在華夷功存廟拓憶在先朝威靈烜赫  
黠虜款關請封獻譯發言盈庭惟公決策五餌五利  
就我羈勒名王既馴罪人斯得鯨鯢是剪鴟鴞永格  
執責稱臣比於藩國庭有貢馬邊無飛檄民樂耕耘  
兵省主客我之賜予月以千百我之生聚歲以萬億  
以彼易此我亦何惜使公而在兵豈脫藉使公而在  
虜豈橫索以後失計疑前石畫今之議者無乃太刻



我瞻公像神采如昔素髮飄蕭雄風烏奕公神在天  
時遊沙磧隱隱雲中如覩矛戟手挽天河靜銷鋒鏑  
原國芘民與天無極

釋義

宗廟中石室

五餌

賈誼言治匈奴有五利

五利

魏絳言和戎有五利

書員音進財貨也

曰匹夫莫予能圯蒼蒼蒸黎誰非赤子雖及跂蠕真  
宰則同一物失所心能無忡惟此生達於狂聖胡  
不完淳撫于有政無從欲而敗度無狎邪而遠正無  
貴異而賤用無長諛而雙諍財藏民以為富兵止戈  
以為強視垂旒以為遠刑畫冠以為祥藹乎如春陽  
之煦蕩乎如乾輿之蓋植帝德于温渥廓皇澤于豐  
沛民懷茲以不離國基是以長泰昔我

皇祖秉持仁厚曰我儀夙古以儀我後淳哉堯心鑠  
惟皇鑑祖言載赫于何不監嗚呼暴不可逞仁



不可忘暴勝仁者滅仁勝暴者昌華封三祝天道實  
章與堯同行千億皇皇

### 養心齋箴

宰制六合于臨萬姓則惟人主總衆職而操其柄運  
量百體裁決庶政則惟天君總五官而宣其令夫以  
四海奉一人以一身奉一心彼人欲其何物奉此心  
以相徇與物交引與接為媾生于心而害于政克于  
前而滋于後一私方起衆欲交來伏寇在側蠹我靈  
臺馳騁則蕩心之馬麴蘖則導欲之媒諧媚則蓄奸  
之舍聲色則兆亂之胎故聖王宅平而執中養安而  
守素無有作輟無有佚豫無以嗜欲滑天和無以嬉



遊傷王度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無以柔曼傾意而輕  
喜無以骨鯁逆耳而輕怒我聞王道惟在謹獨欲觀  
隱顯之機請察魚沼之潛伏我聞君心惟在所養欲  
觀操舍之理請驗山木之消長一令之違勿謂可反  
誤不盈方寸其流已海寓之遠一念之私勿謂何害  
判不越幾希其究乃聖狂之界故曰意不並銳事不  
兩隆嗜欲深則天機淺已私退則道德豐敬勝怠則  
吉怠勝敬則凶以心道耳目謂之聖以耳目導心謂  
之庸嗚呼精一授舜祇台贊禹心問擬于 高皇心

昭仁殿箴

萬曆丁丑

皇穹好生春此四方慮無司王皇膺乾命  
代焉子民豈謂皇規而不以仁父岳子子載腹載育  
何欲弗聚何害弗去於惟元后曰民父母皇之不仁  
民將焉主是以上聖握乾宅心慈仁豈悌夙夜孜孜  
繾惟民計布休德於區中流湛息乎四裔勿謂粟陳  
貫朽而可恣吾奢夫何忍以一人之欲而匱萬姓之  
家勿謂師武臣力而可耀吾兵夫何忍以一人之威  
而傷萬姓之生勿謂羊富而聲色可邇一人之伐性



萬姓必因是而不得其理勿謂智高而苛察可事一人之用目萬姓必因是而莫知所避彼民我戴命于我依惠之不浸民胡心歸矧是元德本我天和拂民猶可拂心謂何昔在巨唐其仁則天一民饑曰我遺之饑一民寒曰我授之寒茅茨不剪樸桷不斲曰惟以天下之樂為樂朝咨四岳野問下民曰惟以天下之明為明當斯時也九族既睦萬邦咸雍仁德孔昭為君道宗我

皇帝武萬國咸服欲大廓乎帝絃貴樹德于宏覆無

江長信埋輪小像贊

山有虎難攫而易避也城有狐難克而無足畏也狐附虎虎依城社則不可制也豸冠者誰聽馬使也而狀嶷嶷而馬駸駸其氣厲也矯如鷹隼當秩而鷙也如霆如雷屏陰翳也古之所擊虎而冠今之所擊貂而寺也吁嗟乎埋輪古何難今何易也主也聖臣也直吾以論其世也

釋義埋輪張綱為直指使者將之部埋其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狸狎遂劾奏大將

軍梁



箴註于

世祖惟

聖德之純茂

前皇之

齊聖敬于九圍紹絕學于千古

釋義魚沼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出詩經



協守遼陽副總兵傅公墓表

公諱廷勳字世臣別號南橋世為遼陽蓋州人始祖  
恭讓戍邊恭讓生旺旺生祥祥生景調戍廣寧以捕  
虜賜爵一級景生釗鑄鑰鑰以大中丞節填撫中州  
為時名臣釗生佐即公父也多斬獲功累官指揮僉  
事卒而公代為百戶既受事奮六世之烈思以功名  
自見束髮從大將軍戰濫蒲河斬首虜陞副千戶以  
指揮僉事復從大將軍拒虜清河堡先登所部卒斬  
首二十九級陞指揮使復捕虜果力箇等功最於是



都御史御史皆上章言其可用狀得旨陞義州備禦時匈奴大入塞而公當虜所入道麾兵疾戰矢貫其股左輪朱殷公戰益力還殿其明年陞五軍營坐營歷南北羽林諸軍佐擊參將凡三年而所訓練士馬以數千計大司馬念居庸重地而兵與將不相得難其入已而曰無以易廷勲則調公以原秩視關事久之以誑誤落職還義州中丞魏公張公憐其才以為中軍領標下兵歷遊擊將軍嶮山參將修守備營城塞旦莫不休竟以病會虜入瀋陽公乃力疾復視事

為三伏待之虜至伏發破之事聞詔以副總兵協守遼陽公遂謝病不任告歸歸五年卒公為將附循士卒與同甘苦建營室千楹居之亡一切剝削脂潤之習三軍皆樂為之用性恭謹遇鄉人士皆折節禮下之喜施予貧者衣服襁積多所周給亦以此附焉史氏曰今天下幾偃革獨遼左一隅用兵三陟晏然而軍實不豫且軍士苦暴露將莫之省憂其何以勸傳將軍身典軍搴旗者數矣不矜其壯節而誠信愛士慈仁著行伍間大得人和忠之屬也足以一戰假令



聞以外皆務附士如傳將軍者其功伐亦可勝道哉  
余蓋有感於傳將軍故為之表使後有聞焉子女相  
屬語在誌中

釋義左輪朱殷

血流而輪皆朱色  
殷盛也見左傳

三覆三伏  
兵也

### 勅封徐太孺人墓表

徐太孺人卒而子參伯君持選郎余君狀為余泣曰  
傷乎太孺人之即窀穸三紀矣而虛阡之貞石弗表  
也孤也不穀亡足以道敷德美抑選郎言而秉敢請  
于表諸墓道蓋余以參伯君同籍士習知太孺人云  
太孺人故徐女而育于蔣以蔣甥也先是鳳橋公有  
元配周繼室以蔣曰蔣孺人太孺人嘗逮事蔣孺人  
于未笄時懽甚忘其為徐出也已太孺人復歸于史  
則姊事蔣孺人復懽甚忘其匹已也太孺人雖起諸



三卷  
姬而以里中望族位諸姬上蔣孺人歿而當室以開  
敏佐鳳橋公內政鳳橋公故高貲食客嘗滿太孺人  
為主中饋滌滌肴挾惟稱以此賓客日益稱譽之太  
孺人既操家秉諸姬無不姊事太孺人者而太孺人  
未嘗以寵故豪諸姬撫諸子表褒袞如已出亡異視  
頃之鳳橋公謁選得南鴻臚卽且行以家屬太孺人  
太孺人則立召諸臧獲授約束以豐約稽田入以子  
母稽蠶緡以版籍稽賦稅井如也已治旁舍為塾命  
二子繼振繼宸就外傳身率女以德以工力勤不輟

曰歎之家而主不自織耶歲時伏臘禴祭于先祠二  
子攝衣冠成禮醴而召父老子弟餽神之餘曰母以  
爾父宦遊廢祭享禮袒免而下至於里閭以乏請鮮  
不黽勉應折閱則出其券焚之曰吾家所不足者非  
財柰何以錙兩之故令我君子困於義也及鳳橋公  
歸問家政益治大喜謂非若誰寬我於官者復睹諸  
子玉立庭下愈益喜謂非若誰錫我胤者亡何鳳橋  
公歿太孺人哀毀幾絕二子引衣裾泣曰孤不天以  
及父抑父所以即瞑九原者獨以母在耳而母重自



傷若藐諸孤何太孺人始收淚撫諸子久之為二子  
廢著以居已謂兒子輩已知學不得復問家人產乃  
命參伯君負笈如吳中參伯君以是折節彊學有聲  
尋第讀中秘書再歲授給諫以兩宮恩封太孺人既  
拜命前為壽太孺人愀然不樂曰天子以汝故錫及  
未亡人則既逾涯矣顧而父以一經遺汝豈其僅以  
一命賁泉下之為寵惟是不失身以不辱親以不負  
國兒勉之參伯君拜受教會朝議以省臣分閱九塞  
廷臣以為寵太孺人力誠參伯君以造物忌多取參

伯君得無行已參伯君敷歷中外太孺人數寓書即  
中勉以初服以故所至有聲績至參知行省太孺人  
歿時年七十有四矣歿之日呼諸兒女前吾相女父  
以式穀與女家能無媿女父者吾目瞑矣諸兒女請  
告誡曰不記女父平日語耶讀書樂為善最樂創業  
難守成尤難餘無可言里中聞之皆太息非是母安  
得有是子乎表曰談儒行者多訕貨殖而史稱人富  
則仁義附跡其取予權稱施于有政可也此丈夫之  
所難而况于笄幃乎鷄鳴之婦不愛解佩以相夫子



于義聖人采以風焉婦清以財衛其貞淑至感天子  
 築懷清之臺蓋其重也太孺人起諸姬身不越閭言  
 不踰閭為姊則宜其君攝主則宜其家為母則宜其  
 子守天之聚以施于宜六行具矣參伯君貴而有令  
 名實以太孺人顯而太孺人不獨以子顯是乃所以  
 以子顯者也生歿世系具狀誌中不論

**釋義** 窀穸

窀厚也穸夜也猶云長夜謂葬也

**道** 歎

音揚義同

**歎之家**

國語公甫

**清臺**

文伯還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懷家而主猶織其以歎為不能事主手歎文伯名懷始蜀寡婦清家甚富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

**清臺**

始蜀寡婦清家甚富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

慶府右長史棘亭王公墓表

漢人之言曰文吏習為欺謾而庶吏清在一已此兩者並譏而庶吏遂見誚於世夫吏第患不庶誠庶何獨在一已也余蓋觀之棘亭王公云公諱允武字殿邠性警敏有執內行淳備多大畧弱冠補博士弟子試輒高等以明經入太學比謁選試亦高等除判江西南康郡南康土瘠多奸民賦不以時輸而間通諸豪猾吏獻金錢為壽稍假借顏色輒譎諛爭持吏長短而賦益逋公于職當治賦則戒門下即有私謁弗



為通行金者徘徊觀望久之相顧錯愕曰無以故事  
恩王公公第為條列新故緩急期而遣之及期無敢  
後者蓋不踰年而賦畢輸部使者為上功次最得璽  
書褒予云會內地有倭亂徵狼兵討之狼兵故獷悍  
又以急徵益暴桀所過椎剽自恣莫敢問度行次至  
南康郡人洶洶則以公攝郡符公謂郡人無懼吾已  
為檄之矣軍及境而遣人喻其帥曰以爾數千里  
越險遠赴公家之急誠勞苦顧兵所當孔道脯資餽  
牽竭矣行有齋居有送無違者若安得縱士卒無賴

目耽耽攫人都市與倭何異帥素憚公威名稍斂戢  
公亦預戒屬邑為治具比至犒廩均徑南康無敢譁  
伍郡故多盜瀕湖設洴船不數里一置救則以直付  
主者繕治守備某私郡所輸直而以繕治請公持不  
可則以廢格諧公中丞初稍惑之公持益力中丞不  
能奪已復悉公廉直而多其不撓卒褒公治行為江  
右第一居無何而直指徐公行部至饒以公從饒萬  
安令某以朘削為機兵所訟他讞者入令賂匿諸朘  
削狀而當訟者重罪法當遣持甚急兵遂叛盡甲而



馳徐公方倉卒曰趣召王別駕來諸亂卒聞公至咸相戒勿動王公不寃我前讞者懼得罪夜詣公幸勿為異為吾屬地公不應竟案治一二戎首并治令衆心帖帖饒始解嚴徐公念非公莫寃萬安者則以公署萬安公治萬安六月以考最還郡萬安父老子弟板援叫呼請借我王君無他徒不可得則相與尸祝

●舞之公業奏最復移鎮景德董陶景德故宜陶然亦苦陶故事諸所給上供費率中貴人領之直不能半給而豪長者又多窟穴其間造淫巧賂遺中貴人而取分焉故諸窳戶生日蹙公至一切謝絕景德以蘇頊之公以他事適饒而浮梁尉某巡檄至鎮縱微卒為暴民不堪命群聚鼓噪圍尉尉亡匿公署中方窘迫時而公適還鎮片言慰諭民皆散去其素行信于人當大事不動聲色轉危為安多此類在鎮歲餘擢兩淮鹽副鹺司利藪淮又隩區當南北都會稱陸海或勸公曷以其餘自為計公正色折之視事甫月餘而中丞鄔來視鹽政鄔自負政府私人視淮猶外府也而巨商某者出沒淮南北因緣為奸利有年矣



聞相客駟來操金將送之公聞趣收捕發其陰重罪  
竟論如法駟至無所得大恚且目攝公曰是實隘我  
公遷傳慶藩以去猶嗷嗷不置嗾所厚善御史某  
劫公老疾落公職公歸再閱歲以疾卒卒之歲駟某  
以賄政敗又三十年而公子中丞持節鉞鎮宣府為  
時名臣當公罷官時橐中蕭然衣布素行里中畝不  
拓宅不益邑人同時宦游者僅一再任則已建甲第  
飲食器用鮮好見公落落如故相與誹笑之以為無  
能更十餘年故甲第皆圯壞子孫負販于市而公之

世始大啓蓋於是知有天道焉公以監胄平進無所  
繫援而所至治辦有聲夷兵悍卒俛首帖耳不敢動  
此可以聲色取辦一時乎亦惟素行潔清使其心伏  
耳由此觀之所謂清在一已者是耶非耶若乃敝衣  
羸馬斤斤自將而當死生利害之交張皇囁嚅不能  
出一語此乃可謂在一已矣嗟乎悲哉世有廉未必  
才而有才或反以佐其不廉聞公之風亦可少愧哉  
家世子女姻戚具誌狀不具論第表其大節如此  
篇意謂王公廉而有才  
不獨清在一已也



漁父文集

三卷





